

11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习近平总书记给乌兰牧骑队员的一封信,很有意思。先看信的内容: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

你们好!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骑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

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骑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

乌兰牧骑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习近平

2017年11月21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1月21日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回信,勉励他们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努力创作出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

习近平给各机构、团体回信不罕见,但是什么样的文艺团体可以称作“旗帜”?“乌兰牧骑”这一我们并不熟悉的名字下,又是一群怎样的人?

总书记信中的“乌兰牧骑”,是蒙古语,原意为“红色的嫩芽”,指的是活跃在草原农舍和蒙古包之间的文艺团队。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还是乌兰牧骑诞生60周年。而它的诞

习近平回信勉励,几代领导人接见

这个60岁的团体是什么来头?

◆ 苗青



▲ 翁牛特旗乌兰牧骑队员乌日图在牧区为孩子理发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1975年拍摄乌兰牧骑专题片《草原轻骑》



▶ 乌兰牧骑的队伍迅速成长,演出受到欢迎 ▶



生、发展,则与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和关怀密切相关。

“党和政府的声音难以传递到基层,人民群众了解不到社会主义新文化。”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对周总理说。

的确,当时的内蒙古地广人稀,一个西苏旗两万七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就只有9000多牧民,曾在苏尼特右旗文化馆任宣传干事的伊兰

回忆,“两个蒙古包之间可能就有一二十公里地,几十里地也就七八个牧民”。

不仅是党的声音传递不到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很成问题。1956年,苏尼特右旗建立了第一个文化馆,但“因为路途遥远,一个人借一本书,可能半年才能还”,“有的人一辈子都没看过演出”。

怎么办?

周总理指出:是否可以研究一种能够满足基层群众文化生活需要的办法,建立相应的队伍?

于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1967年6月17日,第一支乌兰牧骑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宣告成立。2辆板车、5件乐器、9名演员,就这样,固定的文化馆、文化站摇身一变,变成了灵活轻便的文艺工作队。他们深入各个牧区,为当地牧民送去了精彩的演出。

雏鹰展翅

张子影



6.一顿烤鸭巧解难题

参加受阅的飞行员中,最特殊最特别的人,应该算是杨培光了。

1949年5月的一天,一架运输机从东北飞抵北平南苑机场,来自东北老航校的几名飞行员到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报到。下机的人群中,有一张年轻稚嫩的面孔,他就是杨培光。

从驾机起义到东北解放区还不到一年,现在又要重返北平了,杨培光的心情无比激动。飞行中队的队长徐兆文、政委王平阳亲自到机场迎接,大家关系很融洽。

杨培光那时万万也没有想到,年轻的自己和一桩重大的事故扯上了关系。

6月28日上午9时,一架改装P-51刚刚完成一次飞行训练,方华就在这架飞机上,他与教官杨培光交流过操纵这种飞机的经验后,披着大衣离开飞机由滑行道北侧向南横行通过,教官杨培光则准备操纵P-51飞机从机场滑行道滑回机库。由于机械主任田杰、教官杨培光均未能注意飞机前面已拿去轮挡,飞机突然向前滑行了20米左右,与走到滑行道中央的方华相撞,方华当场牺牲。

方华同志担任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为了创建人民空军,方华同志向军委代总长、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写报告,请求批准参加驾驶P-51飞行训练,得到聂司令员的同意。杨培光则是驾机起义还不到一年的飞行员。鉴于事故双方身份的特殊性,又是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前,此事一度引起轩然大波:

方华的牺牲令人痛心,许多干部、战士激动之下,言辞激烈,还有人说是阶级报复。但是当时的东北老航校以及军委航空局领导,通过亲自驾机调查研究,做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处理结论。考虑到P-51战斗机起落架是后三点式的,即前面两个大轮胎,后面一个小轮胎,在地面滑行时机头上翘,不便观察前方地面,以至地面试车时要专门发“离开螺旋桨”的口令,才准予起动。当时飞行队的很多

规章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航校党委在听取群众意见,冷静思考后认为,这次事件不是政治性的,是飞行组织不严,飞行员马虎大意观察不周造成的,属于偶然误伤。据此,决定给杨培光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同时保留其飞行资格,鼓励他继续做好工作。此次事故后,不足3个月就面临着开国大典,对杨培光能否参加受阅飞行的问题,军委航空局还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了请示报告,经周恩来副主席批准,还是大胆地让杨培光参加。

10月1日,杨培光驾驶自己试飞出来的P-51战斗机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时,仍为空中第2战斗机梯队分队长,胜利地完成了开国大典空中受阅飞行任务。今天来看,共产党人具有多么博大的胸怀,他们给了这些年轻的起义人员极大的信任,于是,这些年轻飞机员们的才干和尊严得到了最大的鼓励和发挥,事实证明,开国大典受阅飞行十分圆满。

再看之前提过的那些问题。常乾坤作为具体负责的领导,为解决这些问题废寝忘食,费尽心血。前面的几个问题,可以通过训练和指导逐步解决,但飞行高度的问题十分专业,以什么标准来做衡量呢?毕竟组织开国阅兵,从当时的军委领导到航空局,谁也没有经验,当时支持我们的国际共产主义国家中,苏联举行过红场阅兵。是否能借鉴他们的经验呢?机会来了。

8月的一天,常乾坤局长带着方槐和安志敏处长来到聂荣臻代总长的办公室,将航空局拟出的受阅飞行初步方案,向聂代总长做汇报。在座的还有一位苏联空军将军,汇报完工作后,聂代总长还特地交代:你们几个留下来,陪苏联空军将军吃烤鸭。

烤鸭上桌了,皮脆肉嫩、烤得金黄,堪称中国菜品中独树一帜的极品,苏联将军兴致勃勃,席间气氛融洽。这时方槐处长凑到代总长跟前,说:“聂代总长,我有个问题要请示:飞机通过天安门的高度怎么确定?”

聂代总长边吃边指着苏联空军中将说:“这个问题你请示他!”
兴致勃勃中的苏联空军中将马上说:“要根据各型飞机的下滑率来确定飞行高度。也就是说,万一飞机发动机在飞行中停止工作,飞机能够滑翔到不伤害人的地方就行。”
这一顿烤鸭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5.直挂云帆

再说龙蛟等新招募的人手与水师官兵一起操练了一段时间后,按照出海的风俗,要去九日山“祈风”,求得远航的顺风顺水和平安。

这一天,兰香出门听到人们议论着:“今天是个好日子,九日山要祈风遣舶!”不由心中怦怦直跳,因为龙蛟与她离别时,曾说过,可能还要来九日山祈风,然后再与船队汇合下西洋,这可能是在龙蛟出海前,两人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她迈着飞快的步子随人流而去。

延福寺前的广场上,祈风仪式结束。水兵们自由活动,兰香冲进队伍中,将龙蛟拉到旁边,凝望着他,喃喃地说:“你晒黑了!”

“但更结实了!”龙蛟露出胸前的肌肉,风趣地说:“经过操练,我的水性也大大提高了!”

“太好了!”兰香赞叹说。
“考核比武我夺了冠,还升为二等水兵,这块奖牌就送你作个纪念吧!”龙蛟说着,递过一块奖牌。

“太好了!真棒!”兰香惊喜地接过奖牌,用手抚摸着,除了一个大大的“奖”字,牌上还刻有海岛、海浪、棕榈等图案。

“谢谢!这比什么都珍贵!”兰香激动地说。“我看你似乎瘦了!”龙蛟深情地说道。“自从你应征走后,父亲忙得不可开交,我也帮你打点一些事,休息的时间少了点。你可不知,你跟着郑和大人下西洋,你们也沾光呀!”

“真的?快说说!”
“一位姓周的联络官被派来采购下西洋的补充物资,爸爸从老家带来的新茶品一举夺魁,拿下了订单。你家创制的象牙白瓷器也被周联络官看中,又下一批瓷器订单。可惜,后来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什么事?”
“有人诬告父亲指使舅舅、哥哥私下南洋未归,说他们与海外海盗勾结作乱!”
“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啊!后来呢?”
“后来父亲请县吏带他去见周联络官,将我家发生的不幸一五一十讲了,还讲到你为了捉拿海盗陈祖义,应征跟随郑和大人下西洋。后来,周联络官不仅问了你的名字,还说

要向大人举荐你呢。”

“还好还好!那订单呢?”
“原来的订单不但不变,而且增加采购了不少丝绸、漆器、樟脑等物。”

“真的,太好了!”
这时,广场上响起了螺号声,水兵们陆续来到广场集队,龙蛟深情地看了兰香一眼,便转身向广场队伍中走去。望着龙蛟离去的身影,兰香的双眸湿润了……

海面上微风轻拂,浪花泛波,旗帜飞舞,鼓乐齐喧,螺号鸣响,成群的水鸟围着船舶盘旋,好像在为他们送行。郑和披着风褂,在部下的簇拥下走上天元号的顶层平台。

长乐太平港早就集结了西洋的船只,一切准备就绪,扬帆出海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二百多艘大船桅杆上飘着“明”字彩旗,水手和将士们站在甲板上等待出发的号令。

随着郑和挥动手臂,旗手挥动令旗发出起航指令,只听哗啦啦啦啦拉绳升帆的声音此起彼伏,一张张白色巨帆升起,连成一片,就像在海上飘动的白云,二百多艘船只缓缓启动。巨大的船体仿佛一座座移动

的小山,彰显了国家的强大。
龙蛟乘坐的战船行驶在船队的前面,由于得到推荐,他已被提拔为战船船长。船队沿着海岸航行,龙蛟站在甲板上,看着右舷远方隐约可见的山岭、树林、田野和民宅,仿佛一幅幅锦绣美丽的水墨画。

与此同时,在天元号宝船内,郑和用工整的字体书写着航海志。他一边写,一边不时停下思忖着什么,脸上泛起愁云。副使王景弘不解地问道:“大人,我们出发一切顺利,不知道什么事还使你忧愁呀?”

郑和放下笔,心事重重地说:“到达南洋前的一段海路,因为船队中有些艄公、船师曾经走过,问题不大,但再往前向西洋驶去,我心中可没有底呀,我们船上有浮水罗盘、过洋牵星图、更漏图,可没几个人会用。”
“副使吴宣在航海上不是很有一套吗?”王景弘问。

“吴宣曾任过长江水师提督,近海航行还行,但对远航南洋、西洋还欠缺啊!”郑和说。

丝路碧海情

于强

